#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

〔苏〕谢·弗·巴赫鲁申教授著

北京化工厂工人图书馆
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资料室
2.4
3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发现——征服——冒险丛书

#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

〔苏〕谢·弗·巴赫鲁申教授著

郝建恒　高文风合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5 年·北京

China

*Проф. С. В. Бахрушин*

**КАЗАКИ НА АМУР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рокгауз-Ефрон**

**Ленинград, 1925.**

**内 部 发 行**

发现——征服——冒险丛书

#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

〔苏〕谢·弗·巴赫鲁申教授著

郝建恒　高文凤合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2 5/8 印张　63千字

1975年7月第1版　197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55　定价：0.28元

China

#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谢·弗·巴赫鲁申（1882——1950年）是苏联历史学者，莫斯科大学教授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他190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以后就在该校从事教学工作。十月革命后继续在该校任教，从1937年起兼任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他的主要科学活动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展开的。他研究历史的范围极为广泛，一生中写了不少各种题材的历史专著和文章，其中较多的是关于西伯利亚的著述。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写于1925年，是一本叙述十七世纪沙俄扩张主义分子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的通俗历史著作。本书从1643年以波雅尔科夫为首的第一批沙俄侵略者侵入黑龙江流域开始，一直写到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缔结。这一时期，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彼得一世向中国黑龙江流域推行了侵略和扩张的政策，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①

在本书里，作者明确指出黑龙江流域的各民族都是中国皇帝的纳贡者，是"隶属博格德政权的"，黑龙江流域是"属于中国的领土"。由此可以看出，沙俄侵略者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切尔尼戈夫斯基等哥萨克匪帮闯入黑龙江流域，是对中国领土的粗暴侵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第二卷，第34—35页。



China

在这本书里，作者具体地揭露了这些野兽般的殖民强盗侵入黑龙江流域后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他们到处洗劫城寨，捕捉人质，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在这帮强盗的蹂躏下，中国黑龙江流域“这一富饶的地区变成了荒野：城堡成了废墟，田园荒芜”。

在揭露沙俄侵略暴行的同时，作者还记述了中国黑龙江流域的各族人民对沙俄入侵者的反抗：他们怒斥俄国侵略者是“可恶的吃人恶魔”，经常袭击俄国入侵者的驻地，不断打死外出的俄国强盗，使侵略者“没有地方能够弄到粮食”。当地居民还断然拒绝侵略者的威胁和诱降，在严刑拷打之下宁死不屈。当侵略者进攻达斡尔人的城堡时，达斡尔人“从城上挽弓射箭，乱箭纷纷下落，布满整个田野，好象‘田地里长满庄稼一般’”。中国黑龙江流域的各族人民，还纷纷请求“达斡尔地区的最高君主”，“他们唯一的天然的保护者”中国皇帝出兵驱逐沙俄强盗。作者对中国军队在当地各族人民的配合下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的反击沙俄侵略的历次战争，都作了详尽的描述，揭露了沙俄的侵略性，肯定了中国人民和军队抵抗侵略的正义性。

本书的主要缺点是对哥萨克匪帮的本性认识不足，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作者在书的末尾还说：“冒险家们为当时的地理科学作出了丰富的贡献”等等，都是错误的。对尼布楚谈判和《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的记述和评价，也有不少错误，等等。

总的来说，本书叙事比较客观，史料比较丰富，对我们研究十七世纪沙俄侵华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第一章　新的达斡尔土地……1
第二章　哈巴罗夫在阿穆尔河上……17
第三章　沿阿穆尔河而下……27
第四章　哈巴罗夫军队的厄运……40
第五章　阿尔巴津贼堡……48
第六章　中国战争……57
参考书目和资料来源……77
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78
主要地名译名对照表……81

# 第一章　新的达斡尔土地

位于苏昆纳河和尤戈河汇合处的乌斯丘克城，在十七世纪是古莫斯科国最富庶的贸易点之一。通往首都莫斯科以及通向白海上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和乌拉尔那一边西伯利亚等地的通衢大道，都在此处交叉。阿尔汉格尔斯克是与西欧进行一切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而从乌拉尔那一边运来畅销国外的最贵重的货物——毛皮。这样，位于东方和西方市场的十字路口的乌斯丘克，便成了集中进行繁荣的商品交易的中心。贵重的貂皮"整袋整袋①地"沿着伯朝拉河和维切格达河运到这里；在这里把毛皮装载到平底木船上，沿着德维纳河赶在英国和荷兰的商船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之前运往那里；毛皮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场上出售，换成外国布匹、金属、食品杂货和奢侈品，然后把这些东西运回乌斯丘克；这些商品从乌斯丘克连同当地的土特产品和来自伏尔加河沿岸各城的货物，由几十辆大车组成的车队运过乌拉尔山，去换取新的一批批毛皮货物。居住在德维纳河沿岸的农民被吸引参加了这种贸易的运转。他们中的很多人常常把家业交给自己的晚辈亲属照管，而自己则越过乌拉尔去谋生。有些人在新的合适的地方永久定居了；另一些人经过几年飘泊之后，仍象离去时那样两手空空地回返家园。也有一些经营顺手的人，把自己所获得的东西带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在那里换成外国货物。对暴利的不断追求，西伯利亚的往返跋涉，在冻土地带的冒险生活，形形色色的经验阅历——这一切

① 袋（сорок）是俄国貂皮的计量单位，一袋貂皮为四十张，够缝制一件大衣。——译者

培养了乌斯丘克地区居民的勇敢、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些东西曾帮助他们克服横在他们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与西方的贸易，助长了他们对较高文明的需求。在乌斯丘克的房舍里可以看到外国的奢侈品：镜子、高贵的布料和锡器。乌斯丘克的农民中有许多人由于在西伯利亚的经营和从事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贸易而发了财，摆脱了农民阶级，跻入高等商人之列，成了“巨商”。在普通的农民中间产生了乌斯丘克的资本家，全莫斯科国的豪富，如鲍瑟、列维亚金、格鲁德岑、费多托夫等家族。这些人修建起建筑艺术精湛的瑰丽豪华的纪念性建筑物，为自己的故乡乌斯丘克增添了光彩。这些建筑物至今仍令人赞羡不已。

著名的叶罗菲·巴甫洛维奇·哈巴罗夫-斯维亚季茨基的出身，就是乌斯丘克县的一个乡里的农民。俄罗斯人在阿穆尔河①上站稳脚跟的尝试，是与他的名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哈巴罗夫与他的许多同乡一样，不只一次越过乌拉尔去谋生，每次总是长久地杳无信息。他远离家乡，穿越到叶尼塞河彼岸，极其遥远的东方。譬如，1628 年，他带着弟弟尼基弗尔到过曼加捷亚，当时把鄂毕湾以东的地区称作此名。他们从曼加捷亚深入到皮亚西达、太梅尔半岛。当时正值西伯利亚狩猎业大繁荣时期，正值大展宏图、大胆作事和大胆发现的时期。外国人对西伯利亚毛皮的需求，促使北方俄罗斯猎人每年成群结伙地越过乌拉尔，去寻求从远方看来似乎是轻而易举的发财途径。狩猎人的主要集中地是曼加捷亚，几乎所有前往叶尼塞河及其各条支流的猎人，都要经过此地。然而，在二十年代，在这些河流一带的紫貂已被捕残得几近绝灭，所以一些有进取心的猎人便离开叶尼塞河，继续东进，到达流入勒拿河的各条河流。哈巴罗夫在一次曼加捷亚旅行之后，带来了最初

① 即黑龙江。——译者



China

的关于新发现的“伟大河流”的传闻。几年后，他再度去西伯利亚，这次便永久留在那里了。他把妻子瓦西丽莎、小孙女和一个外甥女都丢弃在乌斯丘克乡村的家里，任凭命运摆布；而他本人则带上弟弟尼基弗尔和外甥阿尔丘什卡·菲利波维奇·彼特里洛夫斯基迁居到西伯利亚。

几年之间，勒拿河已成了俄罗斯人能够达到的地方。这位有进取心的乌斯丘克人在此处的基连加河河口处，终于定居下来，开垦耕地，建造磨坊，开设盐场，贩卖粮食和一切可卖的物品。他很快便发财致富，成为该地的一个最大的粮商。彼得·彼特罗维奇·戈洛文在1638年奉派从莫斯科来勒拿河畔创建城市时，为供应由他领导的考察队的需要，曾从哈巴罗夫处要了三张普特粮食，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哈巴罗夫事业的规模了。

在勒拿河畔新建起的雅库次克城，现在新起的作用，与从前斯加捷亚起的作用相同，是猎人潮水般地涌向东西伯利亚的主要通路。这些人从雅库次克分头沿勒拿河逆水上溯或顺流而下，他们不满足于“勒拿河的”貂皮，继续寻找向东方和南方去的新途径。他们顺着勒拿河的东支流——维季姆河和奥廖克马河，到达分隔勒拿河流域和阿穆尔河流域的分水岭，开始从这些河的上游去到流入阿穆尔河的石勒喀河。这些猎人是第一批带回关于“达斡尔土地”——即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消息的人。有一个猎人谢卡·阿维尔基耶夫所讲的他在阿穆尔河上的遭遇的故事流传至今。他在额尔古纳河河口打猎时，被当地居民——“达斡尔人”俘虏了。他被带到阿穆尔河上的达斡尔酋长拉夫卡伊和希尔基涅伊处。酋长们用“自己的语言”审问他。拉夫卡伊顺便对他说：“我从通古斯人那里听说过，俄罗斯人是一群狗；不论他们在哪儿找到异族人，就要把异族人就地打死。他们到我们这儿来，也是为了干这种事。”然而，希尔基涅伊却袒护了谢卡·阿维尔基耶夫，不让拉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夫卡伊把他打死。他被释放了，但他原有的物品——珠串和铁箭都被夺去，而给了他一些貂皮作为补偿。

拉夫卡伊酋长的领地于是便成了梦寐以求的目标，所有渴望轻而易举地发财致富的人都心向往之。人们传诵着从通古斯人口中得知的关于此地富饶、盛产紫貂、土地肥沃等传闻；有人肯定说，在拉夫卡伊的乌卢斯(村落)附近的山中蕴藏着银矿，当地居民用来冶炼白银；甚至有人在通古斯人处看到从达斡尔人那里得来的银饰物：纽扣和银环；拉夫卡伊和富强的中国交往的故事也引起了人们的遐想。于是，军役人员步猎人的后尘，也向阿穆尔河推进，他们既是为了给自己寻取财物，也是为了征收实物税，即为沙皇征收贡税。1643 年，第一任雅库次克督军彼得·彼特罗维奇·戈洛文向石勒喀河派出一支军事探险队，为首的是文书官(当时以此名称呼督军手下的专差官员) 瓦西里·波雅尔科夫和两名五十人长尤里·彼特罗夫和帕特列凯伊·米宁。探险队由一百一十二名军役人员组成，其中大部分是从猎人中招募的新兵，还有十五名是来自猎人中的“志愿”人员。探险队装备着一门铁炮和火药、铅弹，用以“恫吓不肯归顺的地区”。探险队沿勒拿河下驶，到达阿尔丹河河口，由此上溯阿尔丹河抵乌楚尔河，然后由乌楚尔河进入郭纳姆河。沿途非常艰苦，尤其是沿石壕密布的郭纳姆河行进时，哥萨克不得不翻越四十二道大石梁和二十二道小石梁，而且他们不得不下船，把船拖曳过石梁去。在过一道这种石梁时，一艘官家平底船遇到了严重危险，当时全部铅弹都从船尾掉进了水里。哥萨克没有走到分水岭，就赶上了寒冷季节，于是不得不停下过冬。为了不白白地浪费时光，波雅尔科夫将一部分人员连同物资、船舶留在他建立起的冬营里，命令他们春季翻越连水陆路①，即分水岭，到流

① 两河之间的陆路，古时把船只和货物由一个水系经过这种陆路拖移到另一水系，非常近便。——译者



China

入阿穆尔河的结雅河① 去。而他本人不等春天到来，便带领九十名部下沿冬季道路向前进发，用雪橇拖着粮食和其他物品。越过连水陆路后，他来到了结雅河上游。波雅尔科夫就这样顺利地踏上了达斡尔的土地。

结雅河沿岸住着“耕地的人”——达斡尔人。这些达斡尔人是满人族系的一个分支，与通古斯人有血统关系。他们不同于俄罗斯人所熟悉的那些西伯利亚野蛮人。中国人常常到达斡尔人这里来征收贡物，进行贸易，给他们运来各种货物——绸缎、白银等。由于与中国人经常往来，达斡尔人的文明程度也比较高。哥萨克发现达斡尔人处有修盖得很好的木房，窗上糊着自制的纸张以代替玻璃。从外表看，达斡尔人很象中国人：男人按中国的习惯蓄着辫子，身穿绸缎长袍。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不同：他们定居在自己的乌卢斯（村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村落四周是种满大麦、燕麦、糜子、荞麦、豌豆的田地。他们的菜园作物有大豆、蒜、罂粟、香瓜、西瓜、黄瓜；果类有苹果、梨、胡桃。他们会用大麻榨油。他们饲养的家畜数量很多：有大群的马、牛、羊、猪；他们用牛耕田，就象俄罗斯人用马一样。从中国传到他们这里的还有家禽——鸡。到处都可感到中国的文化影响：达斡尔人从中国人那里购买绸缎（丝织物）、布匹、金属。中国人从自己方面用货物向达斡尔人换取貂皮和其它皮张，并且向他们征收一部分毛皮，作为他们的贡赋。除了农业和畜牧业外，猎取毛皮兽也是居民的基本营生，周围林中盛产毛皮兽（貂、猞猁、赤狐和黑狐等）。这促进了狩猎业的发展。一个土著居民打一天猎，就可以带回十张或更多的貂皮。波雅尔科夫发现的地方是富饶丰盛之地。难怪俄罗斯人把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看成是希望有什么就会有什么的人间天堂，

---

① 即精奇里江。——译者



China

小自野生的葡萄，大至造船的木材，在这里应有尽有。

哥萨克们为迫使达斡尔人缴纳实物税（贡赋），把一个达斡尔酋长多普狄乌尔抓来作抵押，或者象当时说的，作为人质。这种人质，俄罗斯人通常是给他们戴上枷锁，派人看管的。如果人质是有权势的显贵人物，他的同族怕俄罗斯人加害于他，一般就会同意交纳要求他们缴出的贡赋。多普狄乌尔向波雅尔科夫讲了许多有趣的细情，他不仅讲了达斡尔土地，而且讲了相邻的中国；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管辖与达斡尔土地相毗连的省份的中国将军的豪华和财富，谈起将军居住的围有木墙土垒的城池，说将军的军队不仅配备着弓箭，而且使用火器，甚至装备有大炮。他说，上述的中国将军每年要派由二千或三千人组成的军队到结雅河和阿穆尔河来，向当地居民征收贡赋；不过，中国人抱着和平的目的到他们这里来，运来同他们交换的银、锡、铜和布匹。然而，当地居民否定了达斡尔土地本身蕴藏有银矿的传说。他们说，在他们那里看到的银器全都是中国出产的。波雅尔科夫从当地居民那里还听说，达斡尔人有几座设防坚固的城池，距离最近的是摩尔德基德奇。该城的统治者是势力强大的多西伊酋长，他是几个部落的首领，这些部落拥有五百名士兵。

当时，俄罗斯人已感到粮秣不足，于是波雅尔科夫决定装备一支远征队去见多西伊酋长，索取粮食。他本人建立了一座设防的冬营——一座位于流入结雅河的乌穆列坎河河口的小城堡，而派尤里·彼特罗夫率领七十人的队伍前往摩尔德基德奇城，命令他用怀柔手段诱出当地酋长，俘虏他们充作人质，然后带着人质撤退到森林中去，用鹿砦扎住营盘。尤里·彼特罗夫刚刚走近城池，多西伊、科尔帕、多瓦里亚等三名酋长便出城来迎他们，向他们鞠躬施礼。哥萨克将前二人扣留，而将多瓦里亚放回。多瓦里亚是已经被扣留作为人质的多普狄乌尔的儿子。在城外拨出三座帐篷供



China

哥萨克居住，当地居民给他们送来了食物：四十桦皮筐燕麦和十头牲畜。尤里·彼特罗夫并未满足于居民们的俯首听命，第二天，他摆开阵势，大张旗鼓地直逼城下，以便观察城池的坚固程度和是否可以强攻占领。他要求放他们进城去。他对人质讲过此事，人质回答说："小城堡里住着他们的很多人，至今还未见过俄罗斯人，看来会与他们发生争战，从而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然而，彼特罗夫固执己见，他强行押解着多西伊和科尔帕去猛攻该城。那时，固守城内的达斡尔人立即从城门和地道口涌出来，突然进行出击。与此同时，从附近奔驰来许多武装骑士。发生了一场浴血恶战。争战中间，科尔帕被偶然打死，另一名人质——多西伊杀死了看守他的一个军役人员，向自己人那里跑去。战斗结果：五十名俄罗斯人身受"重伤"，以致不能撤到离城堡很远的地方。他们守在帐篷里，忍受了三天的围困。第三天夜间，他们才得以悄悄地逃出帐篷。在返回乌穆列坎河上的小堡的十天期间，他们一路上始终全副武装，身披铠甲。回来时遍体伤痕，既未带来人质，也未带来同伴们盼望的粮食。很自然，波雅尔科夫对他们的迎接十分冷淡。"你们带回东西了吗？"这是对他们发出的第一个问题。他们回答说："不仅没带回东西，连自己的东西也丢光了。"当时是1月：饥饿要延续到暮春，那时河水解冻，留在戈纳姆河的粮食才能运来。他把现有的粮食分给军役人员，每人只能得到三十俄磅。开始吃松树皮和草根。使处境更加恶化的是，最后一名人质多普狄乌尔虽然钉上镣铐看管，但还是巧妙地逃跑了，于是当地居民开始袭击俄罗斯人的营房。但是，当地居民的进犯被打退了，被打死的达斡尔人的尸体躺卧在小城堡前的草地上。此时，城堡内饥饿已经发展到可怖的程度：贮藏已全部告罄，人们开始倒毙。于是，波雅尔科夫开始对同伴们说："谁不想在城堡里坐待饿死，可以到草地去找被打死的土著居民，随意去吃尸体。"有十几个人听从了他的劝



China

告，走出城堡，以敌人的尸体充饥。饥饿使人们变得冷酷残忍了。同波雅尔科夫一起留在城堡里的军役人员要求搜查那些到草地去吃人肉的同伙，把他们剩余的食物拿出来平分。这些不幸的人的面粉被残酷地抢走了，有的被夺走一俄磅，有的两俄磅，也有的三俄磅。当冰雪溶化，露出了草的时候，饱受饥饿折磨的哥萨克开始吞食"草根"，可是又发生了不幸。有两名军役人员到草地去，其中一人病倒了，他的同伴点燃起篝火，想让他暖和暖和。篝火引起了野草的燃烧，整个草地被烧光了。这样，俄罗斯人便失去了食物的最后来源。挨饿的哥萨克激愤得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波雅尔科夫开始遭到指责，说他把人们引向死亡。波雅尔科夫无耻地回答说："对我来说，这些军役人员不值钱：十人长只值五戈比，普通兵只值一戈比。"开始出现流言，说他故意令人纵火烧毁草地，以便抬高他储藏的粮食的价格；类似的无稽之谈，人们却相信了。待到载着粮食的船终于来到时，已经有四十个人饿死。

波雅尔科夫整顿起减了员的队伍，沿结雅河继续下驶。他行经人烟相当稠密的、居住着达斡尔各部落的地区。两岸展现着精耕细作的田地，游逛着马群和牛群。但是居民现在已经不许俄罗斯人登岸，骂他们是"可恶的吃人恶魔"。到达结雅河河口后，波雅尔科夫派遣二十六人组成的队伍前行侦察。住在这里的是与达斡尔人有血统关系的民族——吉切尔人①。吉切尔人的生活方式与达斡尔人毫无差别，也同达斡尔人一样从事农业、畜牧业和狩猎业；也向中国皇帝交纳贡赋。吉切尔人突然袭击了侦察队的驻地，杀死了所有的人：只有两人幸免于难，他们才得以把失事的消息带给波雅尔科夫。波雅尔科夫当时正在前往出事地点的半路上，但

① 吉切尔人（Джючеры），也作杜切尔人（Дучеры），是居住在结雅河（精奇里江）河口以下的黑龙江沿岸的民族。因通古斯人把精奇里江称为吉河，所以这一民族便称为吉切尔人，意为"居住在吉河上的人"。——译者



China

是他没有想到会出事。

探险队终于驶进了阿穆尔河，然后沿河下行，向海驶去。他们在种田的吉切尔人居住的地区走了四天。之后，他们到达了阿枪人或称纳特基人的地区。他们在这一地区走了两个礼拜。阿枪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与达斡尔人和吉切尔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文明状况也低得多。在他们那里，哥萨克既未看到田地，也未见到菜园。如果不算养猪，他们那里也没有畜牧业。他们行路不是靠马匹，而是依靠狗。他们吃的，几乎只有阿穆尔河盛产的鱼（根据此河鱼产——鲟鱼、鳇鱼等的质量和数量，哥萨克将此河比作伏尔加河）。他们不用盐腌鱼，而是把鱼放在太阳底下曝晒，在整个冬季他们完全靠用这种办法储备的食物过活。他们用鱼熬油，在屋内照明。鱼不仅为阿枪人提供食物，而且也是衣服的来源。他们以高超的技巧加工鱼皮，把鱼皮染成各种颜色，加以剪裁，然后用鱼皮作成的细皮条缝缀起来。这是中国人把阿枪人和他们的邻居——基里亚克人叫作“鱼皮鞑子”的根据——即“穿鱼皮的北国居民”。阿枪人鼻子上戴着银环，每个耳朵上也戴着几个大环，头发在头顶梳拢成一团，他们在很多方面象真正的野人。但是，中国的影响也深入到了此地：阿枪人仿照满人的衣服式样，缝制[illegible]的鱼皮衣服，只是比较花哨一些。离中国较近的阿枪人受自己邻居的文化影响更深：他们剃头，也不戴银环了。阿枪妇女[illegible]币和小铃铛缝在衣襟上作为装饰，头发梳成辫子，佩戴宝石戒指、小镜和其他中国商人运给他们的小饰物。最富裕的阿枪人居住的[illegible]舍，外表用鹰鸢的羽毛装饰，室内挂着幔帐，行李被褥都是貂皮和狐皮的。

波雅尔科夫继续下驶，从阿枪人地区进入了基里亚克人地区。基里亚克人居住在阿穆尔河下游和阿穆尔河河口。他们同阿枪人一样，也差不多只以捕鱼为业。他们无所畏惧地乘坐自制的小桦



China

皮船驶入汪洋大海，出海捕鱼时，甚至远达萨哈林岛①沿岸。据他们说，萨哈林岛上住着同他们有血统关系的部落，“毛人”（即爱奴人）。俄罗斯人在岸上看到了基里亚克人的用圆木搭成的帐幕和没有窗子的仓房，屋外挂着大量的干鱼。这是些好斗的凶狠的野蛮人，他们还根本未曾受到中国的影响，半裸着身体，穿着用兽皮和鱼皮缝制的衣服，鼻子和耳朵上都挂着圈环，不剃头，而是把长发结成一团。往来通行时，基里亚克人驾驶狗。他们每家都饲养着几百条，甚至上千条狗。俄罗斯人在基里亚克乌卢斯里，除此之外，还惊异地看到了驯化的熊。至今阿穆尔河的土著居民还把熊当成神明，养在自己的帐幕里。哥萨克不懂这是什么缘故，竟认为基里亚克人象驾驭狗一样，也“驾驭熊”。

在基里亚克地区，波雅尔科夫走了两个礼拜。到了阿穆尔河口，俄罗斯人眼前呈现出大片的树木般的芦苇丛。芦苇丛妨碍船只靠近遍是泥淖沼泽的岸边。波雅尔科夫就留在阿穆尔河口度过了冬天。他们在这里捉到了三个基里亚克酋长充当人质，向基里亚克人征收了实物税：征收到了十二袋貂皮和六件貂皮大衣。夏初，波雅尔科夫驶入大海，沿着海岸北行。经过十二天的航行，他到达了乌利亚河河口，在这儿过冬，并向周围的通古斯人征收实物税。早春，他从乌利亚河上游沿着尚可通行的道路，乘雪橇穿过连水陆路，来到流入勒拿河支流——阿尔丹河的马亚河，最后于1646年6月12日回到了离开已整整三年的雅库次克。他出发时带领的一百二十七名军役人员和志愿人员，回来时只剩下了四十一五十人。

波雅尔科夫的归来，他所讲述的关于他新发现的土地如何“人烟稠密，盛产粮谷、貂皮，各类野兽很多，生长许多谷物，河里鱼产

---

① 即库页岛。——译者



China

丰富”的见闻，以及“可以使这些定居的生产粮食的耕农归顺沙皇的崇高统治之下”的信念，在雅库次克的俄罗斯人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兴趣。新发现的阿穆尔河——“新勒拿河”——以及关于它的自然财富的传闻吸引了人们；发财致富的打算激起了贪欲；与陌生的中国进行交往的可能诱发了人们的想象。雅库次克督军瓦西里·普希金赶快装备了一个新的达斡尔地区探险队。然而，这支探险队只到了“达斡尔石山”——即通向结雅河的山口，没有继续前进。猎人们也都激动起来。关于达斡尔土地的故事，也弄昏了哈巴罗夫的头脑，促使他丢开了位于基连加河口的庄园。在此之前不久，他经受了重大的挫折：彼得·戈洛文督军征用了他所有的现存的粮食储备，把他的盐场没收充公，而他本人则被投入了监狱。到他出狱时，已经几乎完全破产，因为公家从他手中拿去粮食，根本没有给钱。这时，他甚至似乎有意抛弃自己在西伯利亚的所有事业，返回故乡家里。可是，在他眼前突然闪现出在遥远的东南方出现的新的、广泛的机会，为他的进取心开辟出意想不到的前景。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与这个计划对比，他先前作为勒拿河上的农民的一切简朴的活动，都黯然失色了。返回俄罗斯的念头已经打消，他的一切想法都集中到达斡尔土地上来了。

* * *

1649 年春，新任督军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从莫斯科来到雅库次克。弗兰茨别科夫是立窝尼亚① 的德意志人（法连次巴赫），二十余年前开始来莫斯科国供职，并皈依东正教，但是他还远远没有俄罗斯化。据了解他的俄罗斯人说，他甚至还没有完全脱离新教。弗兰茨别科夫不同于通常所见的那种惯于

①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旧称。——译者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